



晨鐘

『雜阿含經』讀後

禕願

近日披讀「雜阿含經」，啓發甚大，其中一部短小的經文，更是獲益匪淺，而且感想良多。現將全文抄錄如下，後談一點個人的觀感認識與體會，以示同道共勉共進。

「聞如是，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佛告比丘：治生有三方便，未致利能致，已致不減。何等爲三：是間比丘有治生者，晨念多方便盡力向治生，日中亦爾，晡時亦爾，求多方便盡力索令有利。比丘治生三法亦如是。未得好法能得致，已得好治不減。何等爲三：是間諸比丘，有比丘晨時多受道思念意不離，日中晡時亦爾，多合定意受行意不離，能多增道。佛說如是。」①

善於觀察生活、體會生活的人都會發現，在生活中，不管做任何事情，要使其成功，或快點成辦，唯一的辦法就是要集中精力，精進往所要達成的目標計。「佛遺教經」說：致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。這非常重要。所以佛陀在這部經中說，一個謀生的人，

如何才能做到「未致利能致，已致不減」呢？他必須從三個方面去努力爭取。起初要收集市場的經濟信息，考慮一下做那一行生意易得利；繼而擬出掙錢的方案來，以什麼樣的方式方法，期使能提高質量，降低成本，減少消耗，銷售量大；再進而就要付之踐行，兢兢業業地去經營牟利。治生之道如是，修行何嘗不是這樣？所以佛陀講完了治生的道理後，接着說：一個修行的人，要完成他的道業，亦應從三個方面不懈地去精進辦道，離此非它所能企及。首先，多親近大善知識，聆聽善知識的教授教誡。在聽聞的同時，尚要思維其中的義理，不能光聽不思。其次，對善知識所教授教誡的正法，要起殊勝的決定勝解。最後把它當做生活的座右銘，指導我們的三業行動，使我們的三業逐步逐步地與正法接近，冥合於法，完成偉大的人格與德業。

這是佛陀在這部最極簡短的經文中，從一個譬喻入手而開示曉喻如何修行，在修行中不可躑等的歷程，及每個步驟的重要。這對今天的我們來說，尚不失其指導意義，從中也能糾正我們許

許多多對修行問題而產生的錯誤觀念、錯誤思想與錯誤行持，亦是時下急務求證而不按常規之徒的針砭。

修學佛法，聞為最要，往往有許多人都忽畧或藐視了這一不可或缺的環節，認為多聞是浪費時間，徒增分別執着。甚者，認為多聞能沖淡一個人的信心，是修道的障礙，故屏除之。因為有這種觀念，所以歷來都是把三藏教典珍藏在藏經樓上，把它當文物保管起來，很少有人去翻閱它。也因為少人翻閱之故，導致經書不是發潮發霉就是長書虫，每年還要擇一天叫做晒經日，把藏經通通拿出來翻翻晒晒。此舉善則善矣，但內裏却披露出一個佛教徒的丑態。實則，多聽聞善知識的開示或多讀誦經論，能增加智慧，提高我們的辨別能力。因為在修道中，畢竟經常都會碰到一些煩惱、障礙，那麼，怎樣去對待與解決這些問題呢？這就須要智慧。沒有智慧，我們很難說他不會把敵人看做朋友，或把朋友當成敵人看。還有，多聞是在栽培我們的信心，增強我們學佛修道的信念，那能說多聞有害於信心！如聽聞佛陀三業的不可思議妙用，則能激發對佛陀的崇敬，立志以佛陀為仰止。聞佛法之博大精深，能使我們對法起勝念而發宏願，深入經藏，立大志，弘揚正法。聞前賢大德的事跡，則能堅定學佛信心，知人生難得，佛法難聞；在修行過程中，能以他們為楷模而去克服種種的魔難與障礙。可以這樣說，信心要靠聽聞來培植與澆灌；離開了聽聞之功，信心是一顆枯寂的心，了無活力。

思字，似乎自唐代以後的佛教，對它有一種特殊的反感、憎惡。追溯其源，也許是禪宗末流之徒，對禪宗誤解所致吧。我們都認為思是一種分別，分別即是妄念、妄想。然而，修道重在屏除妄想分別，以達無分別的本如境地。但他們豈知，思在佛法修行中的重要價值？不錯，思是分別，但不是一切的分別都不好。

反之，修學佛法，反而要用吾人的分別思，去完成我們圓滿崇高的遠大的目標。這點作為一位佛教徒不應不知。不然，成佛、修行即成一種空談。因為不分別，那麼，這也不要分別，那也不要分別，把分別通通壓下去，最後剩下一個「無分別」，即把此當成是最高境界，是諸法的本來面目，我的真實。這未免愚極可笑！假如這就是佛法，那經論批評什麼無想定或無想天等即成錯謬了。事實，即使是修奢摩他，亦要有一所緣境令心安住。如宗喀巴大師在「菩提道次第略論」止觀章之初始，對止所下之界說云：「所言止者，謂內正住已，即於如是善思維法，作意思維，令此作意內心相續。如是正行多安住故，起身輕安及心輕安，是名為止。」②顯然，奢摩他尚須要有所緣境而住，也不是他們所謂之什麼都不要的「無分別」。修習奢摩他如此，修習其它更不在話下了。如修毗鉢舍那，「論」繼之說：「觀自性者，經說彼由獲得身心輕安為所依故，捨離心相，即於如是善思維法，內三摩地所行影像，觀察勝解。即於如是勝三摩地所行影像所知義中，能正思維、最極思維、周遍尋思、周遍伺察，若忍、若樂、若覺、若見、若觀，是名為觀。」③從這也可看出，思在整個佛學修習中的重要性，有不可瞬息離之之要。所以，思是獲得正見的方便，思是引導我們向道前進的靈光，也是運載達彼岸的快艇。但往往被人誤解了，多冤枉！

再說，從聞而思，假若不思，那與不聞有些區別？誇大一點說，聞而不思比不聞更糟。因為，比如說，聽聞到一些空的思想或接觸到這一類思想的書籍後，而不加思索，研究其中深邃的內涵與意義。為什麼要說空？空的因緣是什麼？空的意義又是什麼？空的作用等等問題的探索，這就極為危險了。所以，思就是要把聞而得的法義做一番沉思、研究，或歸納、或演繹、或比擬、或比較、或為什麼等等，再把它消化掉。這樣，就產生了智慧，

抉擇法義，而對正法起殊勝定解，不可移易的堅固見。有這堅固見，即不易受異見思想的侵蝕或它思想所左右，動搖我們對佛陀的信仰與信賴，喪失學佛之志。故之，聞與思我們可作這樣一個比喻：我們要吃飯，但飯吃下去後要經過胃腸的消化作用，把有用的吸收，無用的排泄掉。假如我們飯吃下去，胃腸不消化，則有兩種現象：一、吐掉，二、造成身體不適。聞與思的關係，亦復如是。

談到付之實踐的修學，那就更令人傷感，有慘不忍睹之慨了。當然，有道德、有修行的不是沒有，只是稀如鳳毛麟角罷了。本來，佛法是要使我們認識人世間的痛苦，再找到痛苦的根源，從而用種種方法措施去對治它，徹底地剷除它，把痛苦殲滅。化穢濁為清涼，化戰火為慧光，獲得人我的解脫。可是，一般人都把此宗旨遺忘了，另搞別的一套去了，真墮落！對此無不為之惋惜。所以，現在一些商業化的佛教現象與觀光化的佛教現象，無不引起吾人的深思，佛教界同人的深思。未來的佛教要怎麼辦？佛教要往那裏去！這是首先想到的第一個問題。

第二個問題：學術化。如有些佛學者，把佛法當學問去研究，這不能說他不好，只能說他弄錯了。佛法是要我們實踐，踐行與體會的，不是讓我們到佛法的法藏裏面去觀光，即把此當成是佛法。假若說，這就是佛法的話，那麼，佛教將失去她的宗教意義。再說，以這樣的思想去研究佛法，要研究得好，是不可能的。事，充其量也只能是一堆廢紙、沒有生命的思想而已。這是沒有認識到佛法之所以為佛法其所以然的道理所致。所以有人說，研究佛法，要有科學精神，求實證。不錯，佛法就是要我們去實證它，不是要我們紙上談兵，說食不飽。這是每一個研究佛學者要時刻反省自問的問題，不然有失之毫釐而差之千里之患。

由於談到研究佛法，附帶再談一個問題。佛法學術化，當然是由其認識不夠或動機不大正確所造成的錯誤。然有一種現象，非常可惡，我稱之為怪胎。有些人，名為研究佛學的佛學家，但他們或明或暗地不信佛教，或批評反對漫罵佛教，這真令人莫之所云而啼笑皆非。以一位佛學家而自居，但他本身又不信佛教，不信因果，還要反對佛教，這就不知是從那裏得來的一個响亮名字——佛學家，貽笑大方啊！這好比一個不信馬列的人，翻閱一下馬列著作而寫幾本批評馬列的書，以此就給他加冠——馬列專家。顯而易見，是極荒唐荒謬的一件事，也是一個馬列信徒所不容忍的事。然而，在佛教界，對此反而是熟視無睹！更有甚者，還把這些專家或學者們請到莊嚴、嚴肅的廟宇梵刹或神聖的佛學院來傳經授道，這更是「孰可忍，孰不可忍」了。月下靜思，是佛教沒有人才耶？或者是佛教的「慈悲」耶？抑或是時耶？命耶？許許多多的問題在腦際纏繞着。突然想起了『論語』中的幾句話，思慄才稍為平靜。「雍也」篇云：「子曰：齊一變，至於魯；魯一變，至於道。子曰：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」④

(完)

註：①見『大正藏』卷一P494下，失譯。附按：經中晨、日中與晡時（申時）可有兩解。一、作時間解釋。但也可引伸為從早至晚，精勤不懈地做治生事業解。二、即是本文的意解。

②見『菩提道次廣論』附錄一，『菩提道次第略論止觀』P561，法尊法師翻譯，美國大覺蓮社出版。

③同上

④見『十三經注疏』下冊，P2479中，中華書局出版，一九八七年初版第四次印刷。